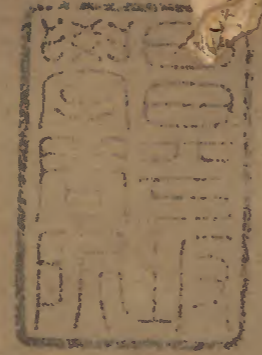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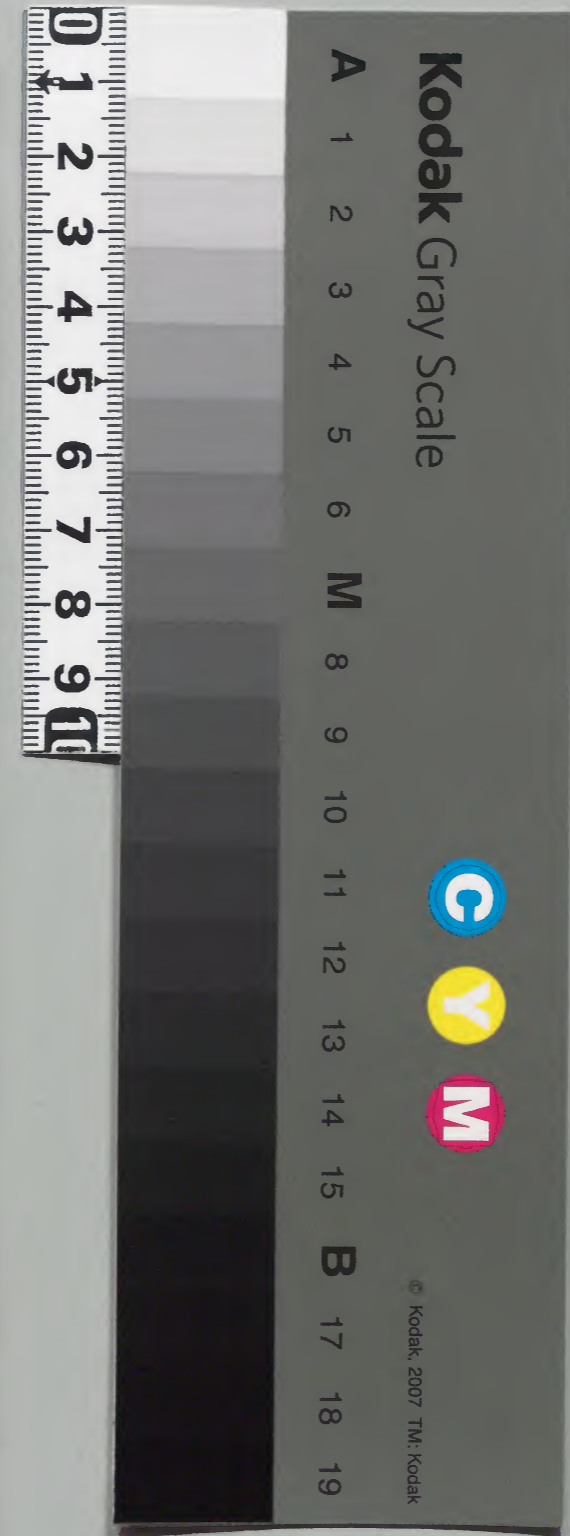
百四十一之三



漢書門		
二	一	三
七	五	九
函	號	類
六	四	冊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八	七	寄
五	五	類
函	冊	號
三	四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5
冊數	64	(42)
函號	285	9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第都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事都尉洪綱集

宋紀一百四十一

起屠維赤奮若正月盡上章攝提格七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淺

入庫

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辛酉金主與宣徽使敬嗣暉

秘書監伊喇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倉羊二百

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倉輒思貧民饑

餒猶在己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

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

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哉。庚午，金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甲戌，新知無爲軍徐子實、陳屯田利害。帝以其言可采，遂除大理正，措置兩淮屯田官。是月，金命都水監梁肅往視決河。河南統軍使宗敘上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害，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佗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況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搆爲邊患。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障塞

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猛漲，南決則害于南京北

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于李固南築隄，使兩河

分流，以殺水勢。金主從之。攷異：金史宗敘、梁肅傳俱不繫年。今從河渠志。二

月乙未，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海盜賊。先

是海州人時旺聚眾數千來請命。旺尋爲金人所獲，其

徒渡淮而南者甚眾，故命滋彈壓之。戊戌，贈張浚太

師諡忠獻。庚子，金以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

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壬寅，以給事中梁克家簽書

樞密院事。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辛亥，中書舍人

汪洧言：中書舍人於制赦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一
所以駁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間有駁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是中書門下混而爲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王子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給舍駁正毋連銜同奏甲寅金詔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止就女直理問三月丁巳朔詔趣修廬和二州城丁卯金命御史中丞伊喇道廉問山東河南尚書省議網捕走獸抵徒罪石琚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恐非陛下意金主曰然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辛未金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

改倫明金字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陳俊卿薦其才堪將相故也以王炎代爲宣撫使仍參知政事丙子賜禮部進士鄭僑等三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辛巳金以大明路諸明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糶之壬午賜洛陽郭雍號冲晦處士以湖北帥張孝祥薦其賢召而不至也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帝曰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深議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畊如修城竣工可同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興利事卽以聞癸未臣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考以倫成之而武臣登第

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受是故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佗成之意請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絕倫可爲將佐者許侍從薦舉卽賜召對量材擢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夏四月己丑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士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旣顯達卽徇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宣諭百官使知朕意辛卯議者言楚州係極邊重地路

當衝要州東地名鳧魚溝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宜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其地置廨舍警察奸盜元管海船二百餘集搬運海州軍糧間揆之類甚爲濟用其射陽湖通濟地分濶遠闕官拘轄宜劾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譏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令從之壬辰以梁克家兼參知政事癸巳金遣使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農庚戌修襄陽府城辛亥賑衢婺饒信四州流民五月癸亥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願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有

須可以仰給故樂於竝緣以爲已利凡有差募互相對糾請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隄一月條具來上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爲定制從之 戊辰金尚書奏越王永中隨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金主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欲百姓爾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爲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竝官給傭直重者奏聞 詔後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 是月金牒取俘獲人王抃議盡遣時旺餘黨陳俊

卿持不可帝然之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佗情重奏

裁 六月金冀州張和等謀反伏誅 戊戌帝御便殿

初帝御弧矢以弦激致目眚至是始愈陳俊卿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臣聞自咎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

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正君之過，于未形。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游，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于外。今誅將及身而後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于用武，而激射之虞，銜蹙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蹏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皇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厲行，一以太祖爲法。則盛德光輝，將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帝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前此時爲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帝

之虞銜蹙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蹏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皇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厲行，一以太祖爲法。則盛德光輝，將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帝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前此時爲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帝

大喜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當戒。金主以久旱，命宮中毋用扇。庚子雨。巳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是月，賜孔璨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秋七月乙卯朔，金罷東北路采珠。乙丑，以福建副總管曾覲爲浙東總管。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虞允文亦言：覲不可畱，帝曰：然，畱則累朕，遂有是命。丙寅，宰執請以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編修官，擇其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畱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錄上，以備佗日采擇。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巳丑，以陳俊卿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爲右僕射，並

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獎廉退，抑奔競，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號材館錄，故所用多得人。乙未，中書門下省言：寺判丞簿學官大理寺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雜，賢否混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望特降指揮，令職事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卻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請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正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處之。佗時職事官有闕，卻從朝廷於曾差下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從之。九

月甲寅朔金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銀五萬貫金主謂臺臣曰比聞朝官內有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金主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朕若舉行汝將安用 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請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覓騷擾當寘重典 巳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帝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朕期卿徧行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冤抑悉以聞 壬戌金主秋獵 甲子詔侍從臺諫集議

程大昌

欽宗既廢安海有功臣可配享是等皆宋朝文弊

欽宗配饗功臣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縣之匱乏以致橫斂及民帝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以次第為之機又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帝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卻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帥措置日下盡行除勒其軍校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修補軍身務令飽不得多斂錢米卻行減尅俗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

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須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給。并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措斂減尅。陪填羸落。以爲私用。竝計贓論罪。私俗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從主師按劾。以聞。當重寘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佗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藉主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恣爲不公。有害軍政。遂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命淮西安撫司參議官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人墾官田。是月復監司選本貫法。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

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丘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竝卽圓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園丘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

又寓于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請遇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賑溫台州被水貧民以守臣不上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一官 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稅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拋降和糴卻以出剩之數虛佗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辛丑金以尚書右丞相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良弼為左丞相樞

密使赫舍哩志寧為右丞相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為令 丙午金大享於太廟 辛亥金以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為樞密使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 甲寅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論司馬亮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以才勝德之辨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有所未盡漢高祖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可屬大事蓋得此道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臣陳俊卿等 己未林機言本朝慶歷三年歐陽修建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畱殿門候修注官出面錄聖語至七年王贇始請只

令備錄關報遂爲定制是以仁宗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爲詳悉由史官得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爲報伏覩在京通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于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敕應記注事不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請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大書特書垂信萬世詔檢見行條法申行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爲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爲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爲右丞金主問宰臣曰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

忌者今何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金主曰宜盡心采擢之王戌金主冬獵以明州定海縣水軍爲御前水軍辛未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于造命之初帝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王申復成閔慶遠軍節度使鎮江諸軍都統制丙子金主還都十二月丙戌金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諸明安民金以東京畱守圖克坦喀齊喀舊倫徒單合喜爲平章政事喀齊哈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金今改主嘉納藏之秘府喀齊喀之從子子溫爲安化軍節度

使賊濫不法御史大夫李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
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
爲天下姦污未盡除爾聞者悚然丁酉復李顯忠威
武軍節度使甲辰秘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見
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
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真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
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
視前錄爲稍詳而真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
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于
至道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實錄三次重修哲宗
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太祖
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又輒以私意變亂
是非故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其誣謗雖辨白而漏
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
特甚近詔修四朝正史夫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倘差
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請用太祖太宗故事
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並不別置私局只委史院官取
前所修實錄仔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
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
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

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
成正史 乙巳復置成都路廣惠倉 丙午金制職官
犯公罪在京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是日張栻新除
嚴州入見上言欲復中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
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
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佗不盡其力不傷其財
而已苟中原之人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
樂如此則其歸孰禦帝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
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言今日誕謾之風不可
長至如遺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豈不誤陛下倚

任帝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栻又言先聽其言御考其
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栻至郡問民疾苦首以
丁鹽絹錢太重爲請詔蠲其半 丁降會子二十萬貫付
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竝以鐵錢及會子行使
金司徒御史大夫李石司憲既久年寢高御史臺奏
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金主曰若在制前
者豈可改也金主御香閣召中丞伊喇道謂之曰李石
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佗曰
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
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

也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癸丑雅州沙平蠻寇邊焚碉

門砦四川制置使晁公武調兵討之失利乙卯修楚

州城朝議欲戍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言金兵每

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宜修楚州城池蓋

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

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

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

運河無緣自達晉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

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

爲兩淮司命願朝廷畱意遂使敵城之而移守焉禮

部侍郎致仕黃中年七十餘帝思之召赴闕中言比年

以來言和者忘不共載天之讐固非久安之道言戰者

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

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帝皆聽納

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

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佺樂事中去踰

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

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遠

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

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在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賊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甲子詔真州六合縣大火統制官錢卓救撲不力降三官

金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

乙丑增築豐儲倉

甲

戊金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為太尉尚書令

攷異李石傳作九年

今從本紀

詔曰太后弟惟卿一人故令領尚書事軍國

大事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合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請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臯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

和州界屯田竝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罷和州屯田二月辛卯四川宣撫使王炎遣人約沙平蠻歸部稍捐邊稅與之金安化軍節度使圖克坦子溫既以賊濫為李石為劾甲午伏誅竝誅其副使老君努戊申金主謂近臣曰護衛以後皆是親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曾覲除浙東總管月餘帝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以為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陳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為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閭門吏趣覲朝辭覲怏怏而去攷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五年七月丁丑覲

除浙東總管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十月十六日覲副汪仲嘉使金賀正旦六年二月庚戌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仲嘉大猷字也宋史本紀

倫二月庚戌以曾覲為福州觀察使蓋誤今從雜紀是月詔均役隄田略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隄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畱以負委托三月壬子朔戶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與理賞或恐將別色應數請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趁及額方得推賞乙卯省諸司吏員司馬攸

等賀生辰至金丙辰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與宋使宴射。彼等中五十。護衛纔中其七。金主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爲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卧而已。弓矢未習。將焉用之。丁巳。起復王抃知閤門事。專一措置三衛揀選官兵。戊午。金以河南統軍使宗敘爲參知政事。乙丑。以晁公武。王炎不協。罷四川制置使。歸宣撫司。庚午。金主謂宗敘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非細。卿旣參朝政。皆當革弊。擇利行之。又諭

左丞相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閤閤疾苦。卿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戊寅。以知紹興府史浩爲校檢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己卯。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爲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貫。均輸和糴之用。夏四月辛巳朔。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使。以敷文閣直學士張震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乙未。校書郎劉焯奏蜀中毀錢以爲銅。乃欲權其銅以鑄錢。帝問蜀中可出銅否。焯曰。蜀中銅山。但有名耳。祖宗時嘗權有銅額。不過三百餘斤。帝曰。所出只

如此焯曰沈該佗相建議令權銅山之時王之望爲轉
運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但科敷民間以應朝廷
之令而已帝曰如此可罷之焯又論崇觀以後政事多
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曰水利曰官田曰水
運曰開邊帝曰此皆崇觀創爲之與焯曰崇觀以紹述
爲名小人乘時獻言多取夏張帝曰言者固迎合聽之
亦未審焯之言治平以來君子小人之消長帝曰朕念
治平以前海內無事自王安石變法章焯蔡卞繼之至
靖康間大臣尤庸繆以至敗亂焯曰君子消盡小人雖
退不免用庸人帝曰朕以爲戒嘗誦古語云不察察以

之惡當仍又

爲明不穆穆以爲恭能不使小人迎合斯可矣 戊戌

吏部尚書汪應辰罷應辰正直多言立朝務革弊政多
不喜之者內侍尤側目先是應辰舉李廔應制科有旨
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廔詞業未經後省評奏且獨
試非故事陳俊卿言元祐中嘗有獨試機蓋爲人所使
耳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議以是沮應辰
者於是機元之竝罷時上皇方發石池以水銀泛金鳧
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
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
銀耶會應辰三上疏論發運司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

上皇三暗雖其在
猶爲火誣陷于

實非買之應辰家也。攻異文忠集有平江謝上表不言去位之由齊東野語云汪公應辰

自蜀召還為天官兼學士卿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

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

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

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

下至委巷厠溷皆然汪以為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

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為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

下後世將以陛下薄於奉親而使司無規然營間架之

利為聖孝之累不薄於奉親而使之規然營間架之

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

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領之不復

坐自是眷頗衰此即孝宗所云言建廊房與民爭利之

事也野語又云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佗日

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

家物也上還即詔應辰與郡此即買水銀之事傳者互

異其為內侍中傷則一也全文以

為與右相議不合而去恐非事實

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俊卿建議揚州和州

各屯三萬人預為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

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時聚而教之沿江諸

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

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又言於帝

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

而樂因循憚改佗之人皆以擾民為詞夫天下之事欲

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

擾矣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俊卿

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之於平民並不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賊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捐數十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買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嗟爲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從之 巳卯金主如柳河川 巳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太上皇玉牒 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爲征伐也帝曰不獨武帝爲然自

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佗無所爲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帝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多爲之法帝曰祖宗茶法已盡善誠不必更變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帝曰廣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夫乃以入南爲憚南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言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帝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豈可未見效優賞言者茂良曰下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爲預防之說以告舜耳帝曰然庚午戶部言已奉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理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于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帝曰朕憶曾與卿言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

夫明憲度總方略率佗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僂文自營以爲智模稜不決以爲能以拱默爲忠純以繆悠爲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奮辭以阻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縱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淡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於眾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

爾身弗可悔。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爲良民之害，願行者老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爲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承帖人並罷，請下兩淮路權依此給直募耆戶壯丁從之。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于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少有未當，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

國，以陵寢爲請。俊卿面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于荆棘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耻。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畱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

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泛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其要領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正不爲迎合佞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順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和議既定不行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其外祖也捍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仁孝不能制得敬嘗

世宗之論破的

故當作回

遣使至蜀旣而知宋不足恃閏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封得敬自爲國金主以問宰臣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日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當以誅征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自當故守今茲請命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得敬懼仁孝乃謀誅之壬午詔廣東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賊凱以失舉坐罪也造

前知潮州以賊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已特貸命刺配梧州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夏定受書禮初紹興約和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及再和仍循其例帝頗悔之至是虞允文議遣使帝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邊以語燾燾曰今往金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殺燾也夏召成大告之成大卽承命臨行帝謂之曰卿氣宇不羣朕親加選擇聞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曰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曰朕不發兵敗盟何至害卿嚙雪餐糞或有之成大請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兵部尚書黃中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敵人正以此而窺我矣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言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南侵供輸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孰可使者臣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失之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

良元言後免行
謂國制何但悖禮
之天心辱國命度
及此中不違乎

續資治通鑑

戲若必須遣使則請欽宗梓宮差爲有詞詔以良祐妄興議論不忠不孝貶筠州居住尋改信州 癸巳以梁克家爲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 巳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汊自咎號爲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泝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貲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請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蘇併處取旨廢罷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被水漕臣黃石不卽躬親按視可降兩官 癸卯詔建康太平被水

縣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 甲辰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辛次膺卒謚簡穆次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立朝審諤仕宦五十五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 是月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爲額 六月丁卯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棡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并及徐申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于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帝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

稽以底于成。帝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癸酉，置蘄州、蘄春監，黃州、齊安監，鑄鐵錢。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帝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張栻上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于彼，則於大義爲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戰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先是栻見帝，帝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秋七月壬午，金主秋獵，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竝從官給，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爲額，從州人之請也。甲午，臣僚言：省官不如省事，古

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望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爲更革。事旣漸簡，日多間暇，則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從之。丙午，權戶部侍郎王佐言：今之戶部，卽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爲割戶部經常之費爲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梘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翫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陸之望同措置。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賜王及箕鄧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鄂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毅都尉畢沅纂

宋紀一百四十二

起上章攝提格八月盡重光單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八月己酉權發遣衡州韓堅常請廣

羅常平帝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

足憂矣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言州郡水旱請畱轉運

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帝曰即行之庚戌宰相虞

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

位既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諳練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耳
癸丑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論恢復大計帝曰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帝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宜修葺添造月具數目申奏帝曰已令修葺矣 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帝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善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帝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宜拊卹之 己未金主至自柳河川 丙寅置閤門舍人十員 臣僚言比年監司

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稱陛下講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之省以至搥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愬之州州不見省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望陛下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近地爲加審委臺諫訪聞糾劾比近地爲加嚴詔從之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言周之名將南仲爲武成王同時之人請改配倉武成王帝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爲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言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帝曰亦使之知 知寧國府姜誥劄言今合于十月內措置修

終是沒緊要

圩濟養圩戶饑民已委官相視料度工役得所壞圩岸
 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減省兼有合行開決除廢者見
 行相度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守臣依此措置修整
 仍具申尚書省 壬申金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宗敘
 尋請置沿邊壕塹左丞相赫舍哩舊倫紇石烈今改良弼曰敵
 國若來伐此豈可恃哉金主曰卿言是也 甲戌右朝
 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宗成法帝曰言事者未必盡
 知利害豈可僂與夏張 是月虞允文上乾道敕令格
 式 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 金左丞相赫舍哩良弼
 練達朝政金主所咨詢盡誠開奏多稱旨以母憂去位

九月庚辰起復 壬辰賜蘇軾謚文忠 壬寅新權發
 遣衢州施元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帝曰今日之
 弊正在此 詔役法為下三等戶之害竝以官民戶通
 差 池州都統吳總朝辭帝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
 擇卿為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是月范成大自金還
 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
 方進國書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
 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
 起之成大必欲書達既而歸館金太子欲殺成大或勸
 止之其復書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

指鞏洛以為言，援替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置亦當竝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盟，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以成大為忠，有大用意。攷異宋史全文載金人復書詳略互異今從大金國志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歸正官承信郎劉湛、右迪功郎劉師顏父子等，淡念祖宗德澤，保護陵寢，不畏敵人凶暴力，阻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亾，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

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其親黨秦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論士大夫風俗不振，帝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甲寅，金主如霸州，冬獵。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管曹彬下江南，太祖斲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為將者，未嘗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為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帝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為其父故，試兵部侍郎，樸乞謚，賜謚忠潔。甲子，禮部尚書劉章言：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

與修敕令請於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眾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敕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迺以奉御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頒行欲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帝曰朕已覽之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乙丑金主謂大臣曰比因校獵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階除固安令辛未金主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毋爲面從而退有後言癸酉帝諭江西轉運判官芮輝曰卿當先正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早與裁決漕運又其次也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

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于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是月復武提刑先是陳俊卿在相位日詔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廢置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增置徒爲煩擾乃止至是復置之攷異宋史本紀載在五日今從聖政草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使史正志之請也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嚴

使人往來載錢過界之禁辛巳金制盜太廟物者與盜宮中物同論壬午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乙酉臣僚劄言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致齋酌獻景靈宮天霽回鑾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倫

是皆任臣傳會度時
聖賢設余空四得史
官殊可矣

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現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禮成不雨，行禮之次，差官巡仗至城門，兩大霙，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宜宣付史館，許之。張栻言陛下之心，卽天心也，欲定未定，故上天之應。乍陰乍晴，天人一體，眾類無間，深切著明，有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爲祥瑞，而於此存敬戒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際，日光皎然，四無纖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于行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復憂慮，而必示其疑，以爲悚動，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心，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分治，道終可成，強敵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下常存是心，實天下幸甚。已丑，國子錄姚崇之言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請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爲將。帝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請命兩省侍從，夏宿禁中，賜以燕問，從容以盡天下之事。帝首肯，於是詔許克昌與知州軍差遣，又請命郡守以治兵爲殿最，武臣提刑按閱郡兵，帝然之。又論揀汰使臣及歸正人，州郡拊之。

不至帝曰卿典郡正當如此乙未召浙東總管曾覲
提舉佑神觀時陳俊卿已去位覲旋擢用無復有阻其
八者矣是月遣趙雄等賀金主生辰別函書請受
書之禮略云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輅車恐復
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
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
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笱尊卑之體異敢因慶
禮薦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期望十二月戊申大閱
於白石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
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帝然之庚申禮部尚書劉

章言當今邑縣之任出於苟且爲令者惟知以官錢爲
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
問帝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甲子置江州廣
寧監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鑄鐵錢丙寅金主
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
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
溥矣朕居深宮豈能悉知外事卿等尤當注意癸酉
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
授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其轉運司罷之是歲兩浙江
東西福建水旱高麗王覲弟翼陽公皓廢覲自立

乾道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

曰炎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

聖明慈太上皇后 丁丑金封皇子永行為徐王永蹈

為滕王永濟為薛王 壬午金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

仕者不拘官品竝給俸祿之半 癸未帝諭輔臣曰前

日奉上冊寶太上甚悅翌日過宮侍宴實邦家非常之

慶朕以敵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為

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頗訝其不飾也

輔臣言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早朝晏罷

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也帝曰朕無佗嗜好或得

暇惟書字為娛爾因顧內侍取題郭熙秋山平遠詩以

賜虞允文先是允文復請建太子帝曰朕既立太子即

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擬詔以

進 戊戌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

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

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

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

宜罷去 己亥帝佗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

久長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

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虞允文言古人佗無逸圖猶誇

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曰：卿言誠然。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渥招到軍兵一千人，不支軍中物。帝曰：渥當旌賞。虞允文言：且與一遙郡。帝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關，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使。庚子，臣僚言：郎曹多闕員。帝曰：昨召數人，皆未至。可令寺監丞兼權。曾有人言：近日自郡守爲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卻似太驟。此言有理。虞允文曰：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僂爲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帝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曰：元立資格，所以重郎選。歷者一旦得之，郎選卻輕矣。帝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躐。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帝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言：秘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帝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家曰：凡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靳一弊袴也。不以予無功之人。帝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曰：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帝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爲此也。允文曰：郭子儀所得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夥，人主以此示

恩意爾。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帝曰：郭子儀有大功于唐，今諸將若有郭子儀功，賜予誠不可輕也。金主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懇，今聞民乃去之，佗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朕。是月，復置鑄錢司。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問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曰：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帝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舉恭邸講讀官李彥穎、劉焯。帝曰：焯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帝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二人俱可。十朋舊爲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曰：賓僚無佗事，惟以文學議論爲職，不嫌于堅執也。帝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蹇，可竝除詹事。帝又問焯兼侍讀，彥穎卻兼侍講，何也？允文等曰：李彥穎旣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帝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焯爲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

以古之明胡
汪應辰言
朝之二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二
僚朝夕勸講帝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
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前以除知泉
州入對遂畱侍經筵尋有忌銓敢言者拮其細故雜它
朝士併言之銓遂與禮部侍郎鄭聞樞密院檢詳文字
李衛秘書丞潘慈明竝罷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
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
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之不
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
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王
安石謂人言不足恤所以誤國栻又言本朝治體以忠
厚仁信爲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帝曰祖宗法度
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丁巳帝諭宰執曰
祖宗時數召近臣爲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
射弓飲宴虞允文等言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
容獻納亦臣等幸也帝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
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欲與卿等從容耳
庚申帝諭曰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它日風俗
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
中而後已虞允文曰古人得眾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

心生生不窮故陰極于剝則復帝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梁克家曰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于仁而已帝曰然王戊帝曰去秋水澇朕甚以百姓之倉爲憂今卻無流移之人虞允文言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帝曰亦賴支官中米斛梁克家言數年來常平椿積極畱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帝曰如此理會尚且不足允文等因言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致上勤聖慮帝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甲子詔寺觀毋免租稅三月己亥朔趙雄至金所請皆不許雄辭還金主遣人宣諭曰汝國既知

若如良極所料是時頃歲當特議者連遠遠使御民祐等而令精此要非恢復手段

鞏洛陵寢歲久難遷而不請天水郡公之櫃於義安在朕念天水郡公嘗爲宋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汝國既不欲請當爲汝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爲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箠食之迎帝甚悅時金國大治民安其業而雄虛詞相飾如此攷異聖政草載在歲末今從宋史載在三月又會要載金人宣諭甚詳今酌書之詔訓習水軍丙子立恭王夫人李氏爲皇太子妃妃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也相士皇甫坦言其當母天下聞於太上皇遂爲恭王聘之至是立爲妃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太上皇太上皇意不懌謂太上后曰是婦將

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已卯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說妻太上后女弟也說攀援擢拜樞府時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琪力辭不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訟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帝色遽厲成大徐曰臣有引喻閣門官日日引班乃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苟州郡驟拔客將使爲通判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謂何帝霽威沈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爲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說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奚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後月餘成大求去帝曰卿言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成大竟不安其位以集賢修撰知靜江致能成大字也辛巳帝曰戶部所俗南庫四百萬緡屢諭曾懷不知何以撥還虞允文曰不過措準折帛爾梁克家言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帝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言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

眾論未以為然帝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行是日金命有司葬欽宗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異攷

宋史孝宗紀倫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徐氏後編曰此蓋金主以三月辛巳命葬而葬禮則成於五月庚寅也今按宋人紀金事多傳聞之誤今從金史倫三月辛巳戊戌虞允文言胡銓

蚤歲節甚高今縱有小過不宜遽去朝廷帝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

銓獨留梁克家曰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帝曰銓固非它人比乃除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銓求去益

力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庚子徽猷閣待制知處州胡沂言盜馬者帝曰治以罪虞允文因言帥臣有誘

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者人情甚不安梁克家曰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徭

人致王再彤等聚眾倫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放罷行遣太輕帝曰可更降兩官是月復將倫監申

嚴閉糴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藝高者特與補轉兩資虞允文言本司兵民須略與推恩帝曰軍中既

有激賞人人有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丁未金歸德民臧安兒謀反伏誅

金駙馬都尉圖克坦貞舊倫徒單貞今改為咸平尹貪污不法累贓鉅萬徙真定事覺金主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

卽引伏昌圖還奏金主問之曰停職否對曰未也金主怒杖昌圖四十復遣刑部尚書伊喇道

舊倫移刺道今改

往真

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 戊申擢曾覲爲安德軍承宣使時太子新立謂其有伴讀勞也 庚戌帝謂宰執

曰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言天下事唯其是而已是者當于理之謂也帝

曰然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 癸亥金參知政事魏子平罷爲南京

畱守未幾致仕 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 己巳詔

舉任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者 庚午有告統兵官

培尅不法者帝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言恩威相須

乃濟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

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曰先儒立

論不可指爲一定之說如崔實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

以嚴大抵揅弊之言各因其時爾帝曰咎人以嚴致平

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

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扑然後謂之嚴

也 辛未皇太子領臨安尹以晁公武爲少尹李穎彥

劉焯兼判官。先是高麗使人告於金，謂王覲讓國於弟皓。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其再詳問。是月高麗以王覲讓國表來上，金主疑之，以問宰執左丞相嚇舍哩良弼。曰：此不可信，現有子生孫，何故讓弟？皓嘗作亂而覲囚之，何以忽讓其位？且今茲來使，乃皓遣而非覲遣，是皓實篡兄，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詢彼國士民，果推服當遣封，金主命卻其使，旋遣吏部侍郎靖往問其故。五月丁亥，劉琪起復同知樞密院事，爲荆襄宣撫司。琪凡六疏辭，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帝以義當體國，責之。琪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

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意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甚言者。唯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遣知閣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梁克家言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帝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于此。虞允文曰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已為先。帝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已故耳。癸巳金以南京畱守伊喇成為樞密副使。辛丑帝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六月丙午復主管馬軍司公事李顯忠為太尉。己酉金主詔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乙卯張權言淮西麥熟秋成可望。帝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言聖德無闕。帝曰君臣

之間正要夏相儆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以答天貺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帝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

甲子金平章政事圖克坦喀齊喀舊倫徒單合喜今改卒金主

方擊毬聞訃遂罷厚賻之錄其孫攷異今史喀齊喀傳

年一秋七月甲申金參知政事宗敘卒遺表言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金主傷悼謂宰臣曰宗敘勤勞國家它

人不能及也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乙未梁

兄唐六缺北而露
酸葬地失太平而
為是言漢唐三宗
以帝之不察不知
其甚

克家言近時兩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皆出于獨斷帝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愧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耳虞允文曰陛下以儉為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帝曰朕思創業守成中興三者皆不易蚤夜孜孜不敢迨遑每日晷無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反覆思慮惟恐有失又曰朕近于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虞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庚子以王炎為樞密使四川安撫使興元府有山河堰世傳漢蕭何所倫嘉祐

中提舉史照上修堰法降敕書刻之堰紹興以後戶口凋敝堰事荒廢炎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南鄭褒城之田大得沃漑詔獎諭拱是月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帝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尋又調早傷路戶稅

八月癸卯朔金主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制體遺闕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無有所隱乙

巳金主謂宰臣曰隨朝之官自謂歷三考則當得某職

歷兩考則當得某職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與內除官察其奮勤則并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賞罰不明豈能勸勉丙午殿司左軍劫馬軍司使臣家被獲帝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曰劫盜已不可貸況軍人乎庚戌金主詔

曰應因幹罕

舊作窩幹今改

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

官爲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說住貫者從優住巳未進呈兩浙漕臣糴椿積米帝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倉爲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庚午帝謂宰執曰朕

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
輒喜不自勝虞允文曰神器之重得所付托聖懷無事
自應如此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
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
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
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卿等宜勉思
之九月壬申朔帝曰江西湖南旱歉宜可募兵兩路
各且募千人梁克家言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曰
撥截上供亦可帝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恐太遠當
與分撥允文言江西去江池爲近湖南去鄂渚爲近帝
曰可便降指揮仍與分撥戊寅帝謂宰臣曰漢高祖

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祀亦在隴蜀旣平之
後咎人規恢遠略罔不在專繁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
家曰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
百年來典禮畢備當以時舉帝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
浮華而已自今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調
省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
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請依舊頃畝出榜
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癸未金主獵於橫山丁
亥命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曰將徙荆南之屯否帝曰

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曰：荆南之人，歲歲戛戍，自此可免道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帝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曰：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于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帝稱善。庚寅，金主還都。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帝然之。梁克家言：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佗職司，必不得改官。帝曰：舊法旣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曰：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爲之，故六部長貳不佗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卻須更改。帝曰：此事續議施行。冬十月壬寅朔，金以左宣徽使敬嗣暉參知政事。甲寅，金主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爲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卽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言未便，亦當從而改之。壬戌，金主使烏凌阿天錫舊佗烏林苔來賀會慶節。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之曰：大駕已興，難再御殿。使人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隨班入見。甲

寅，金主使烏凌阿天錫舊佗烏林苔來賀會慶節。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之曰：大駕已興，難再御殿。使人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隨班入見。甲

辰虞允文言兩司增加斟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
過千餘貫昨有錫金碗者軍中歡呼無不欣豔帝曰聞
其載碗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丙寅
金左丞相赫舍里良弼進睿宗實錄 戊辰金主謂宰
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爲二十人如丞相韓企
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
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
比若褒顯之亦足以示勸慎勿遺之 是月賑饒州饑
帝因覽知州王秬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
付諸路收養如錢不足可于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

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故事宗室皆聚于京師熙
豐間始許居于外崇寧間始卽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
宗院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維二都得全
建炎初將南幸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
于揚州及鎮江復移于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紹興
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璩出
居會稽遂以爲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一月戊寅
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
之事汝惟無忘祖宗仁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
賞罰爲治而已 晉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

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所為如此安得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安用偽為受恩于父焉有忘報于子者乎 丙戌金主享太廟丁亥有事於園丘大赦是日臣僚請改和州西路花裝隊帝曰三衙舊亦結花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 癸巳金羣臣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 甲午虞允文言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帝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加詳審于初則免改更于後也 是月

是下隱明不在

策制科眉山布衣李扈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十二月癸卯金主冬獵乙卯還宮 丙辰金參知政事敬嗣暉卒 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帝曰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即收捉梃勘戊午詔行之帝顧虞允文曰卿昨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 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王抃用事故也 辛酉金進封皇子永中為趙王永成為幽王永升為虞王永蹈為徐王永濟為滕王乙丑永中與曹王

永功俱授明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爲政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爲上善撫士卒爲次專有膽勇又爲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金吏部侍郎靖之使高麗也欲宣金主詔於王覲而覲已爲皓囚於海島託言覲已避位出居它所病有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覲乃以詔授皓轉取表附奏仍以讓國爲言靖還金主問大臣皆曰覲表如此可遂封之赫舍哩良弼完顏守道曰待皓所請未晚也是月皓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於金是歲移馬軍司

屯於建康府

金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賜進士第都書纂修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廣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董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三

起元默執徐正月盡昭陽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庚午朔頒乾道敕令格式

莫濛充金國賀正使故事正月三日錫宴前後使者循行無違濛獨以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以白金主許就館賜食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帝曰人材須辨實偽分邪正最不可

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金主詔有司曰凡陳言者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乙酉太常少卿黃鈞言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竊疑之退而求之禮經攷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壘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主人階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皇帝拜位於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皇帝拜上羣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請遵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詔從之。丙戌宰執請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帝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曰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虞允文曰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舉行者帝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丙申金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

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二月壬寅金主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爲善如諸王所爲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倘或不從則具每日行事以奏若阿附不言朕惟汝罪也。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舍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己酉詔以判太

史局李繼宗供奉德壽宮應轉三官許回授其子安國補太史局佖章正充歷算科臣僚言佖章從八品與宣義承忠郎等使其精於歷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回授則不可雖曰以三官易一命若異時羣臣近習有不知事體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遂寢其命。庚戌金主如順州春水。辛亥以虞允文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歷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癸丑以安遠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郎王之奇竝簽書樞密院事時張栻已出知袁州侍御

非與王史指以不
老心金

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令
翰林學士王曦草制給事中姚憲書行必大濟竝與外
宮觀旋以希呂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衡言稍婉左遷
起居郎都人佗四賢詩以紀之攷異宋史紀責王希呂
在丙辰罷李衡在丁巳
今從佞倖傳連書之未幾曦擢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為諫議大夫
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之者著佗佐郎趙汝愚不往見
說乞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
帝不罪就除知信州是日金主還都金主詔曰自
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竝坐之戶

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四十萬貫杖八十丙寅
戶部尚書曾懷賜出身參知政事三月己巳朔主管
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請兌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以民
間不願請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帝曰馬官諸軍皆未
有教場否虞允文曰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
帝曰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
闕允文曰聖意殆不欲取民田耳帝曰然乙亥金詔
尚書省贓污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
使諸道即日罷之丁丑金遣宿直將軍烏庫哩舊佗
烏古
論今思列冊封王皓為高麗國王壬午帝念及邊備

節

世宗恒厲中先年
或為上疑下情其
不知彼如此用張說
幸不復相遂卿奇
諫知我

謂虞允文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允文曰承平時前
輩名臣如范仲淹乾琦等在邊尚猶難之帝曰當時戰
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曰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
難以禦敵帝曰西夏小邦當時亦自枝梧不及所以馴
致丙午之恥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金
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
如晉日金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壬辰宰執請點檢
諸軍戰船帝曰舟楫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
州荆南江州可令姜誥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
聞 癸巳金以前西北路招討使伊喇舊倫移道為參

知政事 丙申詳定一司敕定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
保為三少詔從之 丁酉金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等三百八十九人及第
出身 癸卯金尚書右丞孟浩罷為真定尹金主曰卿
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
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帝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
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巳酉殿中侍御史蕭
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翌日帝過
德壽宮上皇曰采石之戰之敏在何處毋聽允文去遂

復畱出之敬提點江東刑獄 甲寅戶部侍郎楊傑言
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卽正稅不及一
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卽納一升惟充賑給不
許它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間有災傷去
處支給不多皆是擅行侵用請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
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逐年有無災
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
處椿管申部稽攷從之 丁巳金西北路納哈塔齊錦

舊倫納合謀反伏誅

已未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

七斤今改 篇梁克家言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食末載君臣夏相

訓飭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帝
曰如所載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
文曰舜與臯陶賡歌之詞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
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
臣之間相稱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爲
之治帝曰然此篇首言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爲治之本
至于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
撻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聖人待
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
今爲書生者多事虛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

用心也。癸亥，金以久旱，命禱祀山川，詔宰臣曰：諸府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敘未及，而有政聲者，皆擢用之。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於二十頃，則爲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於四十頃，則爲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於六十頃，則爲上農。上農可使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析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爲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乙丑，金大名尹荆王文以贓罪奪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僚

佐皆坐不矯正解職。文宗望之子，京之弟也。丙寅，金右丞相赫舍哩志寧薨，謚武定。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歿，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五月己巳，提點江東刑獄蕭之敬乞祠，帝不允。虞允文言：前日之敬言臣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論，竊自揣度，罪無可疑者。旣蒙聖恩，復令暫畱，如之敬之端方，願召歸舊班，以闢敢言之路。帝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甚優。顧曾懷曰：丞相之言甚寬厚，可書之時政記。癸酉，金主如百花川。

申戌金命賑山東路饑。丁丑金主次準居。久旱而雨。戊寅金主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黃油衣。癸未金主謂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卽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竝償其直。乙酉金給西北路人戶牛。戊戌詔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帑十萬貫。佗本知福州。陳俊卿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旣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旣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當時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丙申立宗室銓試法。六月庚子。以武德郎令擡爲金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辛丑。帝曰。雨止。歲事有望。虞允文曰。麥已會新。米價日減。帝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夏

得二年，復有三年之蓄，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壬寅，蠲兩淮歸正人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有差。國子司業劉焯嘗移書宰相言：張說不當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朝辭論州縣窮空無備，及當今利害，帝曰：江西旱荒之餘，州縣亦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旋命賑江西饑。丙午，傅自強言：父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諡，特賜諡忠肅。甲寅，金主如金蓮川。秋七月己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竝專用茶錦絹博易蕃漢，皆優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況茶爲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癸未，以曾覲爲武泰軍節度使。庚寅，知兖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三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標背投進。帝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陳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糜稍，無買牛穀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竝

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謂宰相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八月庚子度支朱儋言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州通判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向者版曹奏請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乞委守臣於是有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爲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請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旣而戶部尚書楊傑言若令通判拘催恐守臣不能協力宜照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辛丑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產業微薄一爲保正鮮不破家管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管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腳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贊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醮額則謂之醮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

顧而占破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係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祇應止許顧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類竝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收糴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給降 乙卯帝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見栖筠爲常州刺史值荐饑浚渠廝流江境內遂豐稔不知流江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攷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帝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甲子著佺佐郎丁時發言人君須平日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帝曰朕日夜念此所謂某之禱久矣時發言近日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帝曰朕非特圖建功業如漢文調天下租賦事亦欲次第行之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 九月戊辰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壬申帝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豐登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仍趣時廣

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乙亥，詔王炎赴都堂治事。丙子，金主還都。初，帝命選諫官，虞允文以李彥穎、林允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戊寅，以允文為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丁亥，金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巳丑，賜虞允文家廟祭器。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帝用李綱故事，御正衙酌卮酒賜之，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冬

侍從說高宗
復志

十月丙辰，罷俗諸路職田。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分路官田。甲戌，金主謂宰相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廣，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臣僚言在法，允祿大夫節度使已上，既合定諡，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諡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諡，于是有特許賜諡指揮，故以定諡者給敕，而以賜諡者給告。近來請諡之家，卻

有官品合該定諡。茲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諡，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諡乃可以幸得。此則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特恩賜諡，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賜諡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請今後定諡賜諡，一遵舊典。至於告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攷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諡，卽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諡條法，議諡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邱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諡之人，或奉特旨賜諡者，卽依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十二月乙未朔，金命大理少卿張九思赴濟南鞫獄。濟南尹劉萼、彥宗之子也。先爲定武軍節度使，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故遣九思就鞫。萼旣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尋卒。丁酉，金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

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 金冀州王瓊等謀

反伏誅 戊戌調兩淮明年租賦 辛丑金出宮女二

十餘人 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已

酉金樞密副使尹喇舊倫移刺今改成罷 辛亥金詔金錕坑

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 金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

癸丑金以殿前都點檢圖克坦舊倫徒單今改克寧為樞密

副使兼知大興府事 甲寅命四川試武舉 已未金

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竝取奏裁 是月金德

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

奴舒穆魯舊倫石抹今改哈珠舊倫合住今改為怨言哈珠揣知其意

因言南京路明安阿庫哈珠穆昆尼楚赫舊倫錕木可今改與

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

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

家僮剛格舊倫剛哥今改以書幣往南京約阿庫等剛格見阿

庫等不言其本來之事還給文曰阿庫從大王矣文乃

造兵仗畫陳圖為反計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遣

人至德州捕文文夜與哈珠等亡去金主謂宰臣曰海

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子孫存者無幾曲為寬假

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其督所在捕之

文亡命凡四月至是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

釋文妻以其家財賜文兄子耀珠下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曹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以上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筭祿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治之 金尚書省奏言河移故道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從之 是歲劉琪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竝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

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

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辛未簽書樞密院事王之奇

罷為淮南安撫使 癸酉金尚書省言南客車俊等因

權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金主曰本非故意可免罪

發還無令本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乙亥以張說同知

樞密院戶部侍郎沈夏簽書樞密院事 辛巳以刑部

尚書鄭聞簽事樞密院事攷異宋史本紀作戊寅今從宰輔表 壬午詔

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頒宣風化總方略而

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監司之任



最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讐，奉公不撓者，蓋僅僅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詭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於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已丑，樞密使王炎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攷異宋史本紀倫辛未與

王之奇同日今從宰輔表

是月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自來止是

州軍分立綱數，自行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為鈔法，聽從客販州郡，緣住般賣，卻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竝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僭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

九萬貫，并續賣鈔面錢，竝拘收赴左藏庫交納。起居

舍人畱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五年以後，多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難修纂。請令二史將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竝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從之。閏月丁酉，鄂州都統制吳挺奏前任秦琪冒請馬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帝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行下吳挺定罪。已亥，馬軍司請陞統領官張遇為統制。梁克家等言：張遇比赴都

綱目卷一百四十三
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帝曰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
大帥皆於此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矣庚子樞密院言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
教閱衣甲軍器不備請行下州軍增葺梁克家曰非特
諸州爲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
軍軍器亦壞理合點檢帝曰須不時閱視則無得而隱
克家曰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
弓弩脫壞常與臣等言之帝曰此世雄能留意職事也
庚申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
囚減雜犯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王子金主詔太子

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
職者具以名聞乙卯修廬州城丁巳進呈敕令所
條目元旦皇帝御大慶殿受賀其奏祥瑞表并讀表者
差執政官其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者差本職官帝曰
此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曰聖世不言祥
瑞真盛德事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奏皇太子在東
宮惟講學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
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纔講尚書終篇今始進講周
易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
至七八編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

四載講尚書休而可
光宗之不好學其為
皇后制在深宜矣

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亦聖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請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金洛陽縣賊聚眾攻盧氏縣殺縣令李應才亡入南界 二月己巳帝曰前日內閣忠銳軍射藝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主兵官當議推賞 乙亥青羌努

爾吉

舊作奴兒結今改

寇安靜砦推官黎商老戰死夔州轉運判官趙不怠攝制帥以討之努爾吉吐蕃之種也時遣其首領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震不怠靜

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軍徑赴沈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援戒之曰堅守不出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殺其首領凡十六日而平不怠嗣濮王宗暉曾孫也居官所至有聲每宴宮中帝必顧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戊寅宰執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帝曰朕嘗思之朋黨不能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 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 乙巳侍御史蘇嶠言廣南提舉官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存鹽本銀計錢十一萬有餘

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助朝廷經費得旨赴南庫送納陛下卽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自乾道七年提舉官張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聞此錢竝係鹽本錢潭到任時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潭取其半以獻今容獻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任其咎望卻而不受卽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

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言孔子謂禹非飲會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效不難到也帝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乙卯金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

女直人寢志舊風朕及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
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
女直風俗第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
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一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金太子詹事劉仲晦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金主曰東
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
富貴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卽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
舊卿以此意諭之是春以王楫李大正竝爲提點坑
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
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
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爲名兩司行
移連銜按察夏四月己巳金制出繼子所繼財產不
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庚午帝諭
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司諸軍武藝亦
習熟梁克家曰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帝曰
然金主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及諸
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
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
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

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乙丑起居舍人趙粹中言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請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俸貳以儲其材候任滿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它時邊帥有闕卽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爲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

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癸巳龔茂良言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曰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帝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其差去使臣可喚回。戊戌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爲漢姓。壬寅金真定尹孟浩卒。甲辰金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己未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

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
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爲文及卽位以來今十有
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爲文須有用乃可耳朱
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乃拜
命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攷異宋史本紀載在四月今從聖政草洪
吉等郡水災命賑之六月己巳臣僚言近年州郡例
皆窮匱不能支吾言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
差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腳錢之糜
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

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數有起發揀中廂禁土軍
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
芻午是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陛下灼見其
弊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
不釐務州郡甚以爲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則賦入有
隄而增添之費無窮請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
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
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缺不得過數差
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畱意收養詔從之詔令諸
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竝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

重寘典憲。是月置蘄州鄴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爲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金樞密使完顏思敬卒。金主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秋七月庚子。金復以會寧府爲上京。庚戌。金罷歲課雉尾。八月丁卯。金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爲樞密使。金明安穆昆舉賢能者。金主命賞之。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言於指揮有礙。帝嘉其守法。因曰。僥倖之門。益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畫一之法。貴在能守。丙子。臣僚言江西連歲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今諸道名山川源甚眾。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已卯。金御史大夫璋罷。癸未。合荆鄂二軍爲一。以吳挺充都統制。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從。辛亥。金主還都。大名府僧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三 三

智究等謀反伏誅。冬十月，臣僚言：浙東諸郡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賴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之處，爲害甚大，請嚴禁遏糴，從之。辛未，右丞相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以與張說議使事不合，遂求去，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甲戌，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丙子，金以前南京留守唐古安禮爲尚書右丞。時以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議發漢戶入軍籍，金主嘗以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安禮

對曰：明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卽日簽軍，恐妨農作。金主責之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效漢人，若無事之時，可移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耶非耶？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卽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功業不墜，傳及萬世，當使女直人不困，卿等悉之。乙酉，臣僚言：州郡水旱，往往諱言，雖有陳奏，未必能盡其實，遂至下之疾苦，壅於上聞。上之

德意抑於下究蓋諱言水旱者慮朝廷罪其失政也不盡其實者慮州用之闕而不繼也屬縣申請至於取問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已民間告訴抑令伏熟者有之必欲其無所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罪可勝言哉望申嚴行下凡有旱傷必須從實檢放不得亂有沮抑致奸和氣仍乞令逐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同帥漕之臣覺察按劾以聞庶幾民被實惠詔從之 丁亥金使完顏襄等來賀會慶節別函申議受書之禮仍示虞允文速為邊備 十一月攷異全文載是月庚寅朔日有會之而金宋二史俱不書案是年五月壬辰朔日會次年十一月甲申朔日會則連歲三會也文獻通攷於乾道九年止書五月而不言十一

月日會今從之

辛卯詔樞密院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

其邊機軍政更不錄送 金主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

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曰資考少有及者金主曰

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 戊戌合祀天地於園止大赦

改明年為淳熙元年 辛亥臣僚言今歲旱傷非特浙

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

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

水患繼之以旱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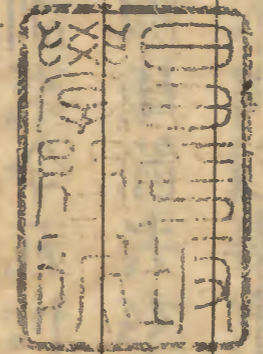
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指置賑濟事件朝廷

未與行下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拯焚勢不可緩今欲從

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躬親巡歷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檢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竝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者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壬子金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金主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卿等宜更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漢州什邡縣楊村

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廬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竝以孝友信義著王氏年十八歸於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事舅姑甚孝教子孫篤學有聞本州以事來上故有是命 十二月乙未朔戒飭沿邊諸軍毋輒遣間諜招納叛亡 甲子同知樞密使沈夏罷乙丑以御史中丞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利爲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乾道六年逐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

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復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
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乙酉金遣完顏
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以
上皇有旨姑聽仍舊丁亥璋等入見是歲減紹興府
嚴處州丁絹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文化甲子

